

长篇历史幽默小说



扬州八怪

雪村 / 著

嬉笑怒骂

穿越芸芸大千

独成一章

谈笑风生

擅守爱恨情愁

九天长啸

上

安徽文艺出版社

I 24.3

194-C₂



雪村 / 著

揚州八怪

长篇历史幽默小说

安徽文艺出版社

扬州八怪

雪村 著

责任编辑:岑 杰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皖南海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5

插 页:4

字 数:620,000

印 数:10000

版 次: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768—3/I·1648

定 价:34.8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简 介

清代商贸大都市扬州，景色迷人，“八怪”们各揣绝活，笑傲江湖，演绎出一幕幕生动幽默的人间戏剧。他们或戏弄达官显贵于朝廷，或拯救黎民百姓于民间。嬉笑怒骂，独成一章；爱恨情愁，九天长啸。

精通诗书画的皇帝乾隆，因惜才微服南下，结识“八怪”。笑谈间，钦差下狱，贪官遭贬，朝野为之一震，“八怪”也名扬天下……

聪明、糊涂、糊涂、聪明，说怪也不怪。

主要人物表

郑 燮：(八怪之一)

字克柔，号板桥。乾隆年间进士，为官清正廉明，官场不得志，主动辞官回扬州以卖画为生。与康熙二十子慎亲王允禧成终身诗书画挚友。

李 鱣：(八怪之一)

字宗扬，号复堂等。官至官廷御画师、南书房行走，因画风放达，受保守派排挤、诬陷，晚年归故里扬州卖画为生。

李方膺：(八怪之一)

字虬仲，号晴江，别号秋池等。曾在山东等地为官县令，清廉抗上，做官二十余年中，三次被罢官。晚年定居南京，来往扬州以卖画为生。

金 农：(八怪之一)

字寿门，号冬心等。富收藏，精鉴赏、篆刻，诗

书画一绝。博学鸿词，科举不中，于扬州卖画为业。

黄 慎：(八怪之一)

字恭寿，号瘦瓢子等。从师著名画家上官周，擅长人物画。

汪士慎：(八怪之一)

字近人，号巢林。以画梅著称。

高 翔：(八怪之一)

字风冈，号犀堂、西堂等。大画僧石涛的弟子，以画梅著称，然花卉、人物、佛像、山水俱有佳作。

罗 聘：(八怪之一)

字遁夫，号雨峰，又号花之寺僧。擅长人物、梅图，他的《鬼趣图》曾轰动朝廷内外。

钟小梅：昵称梅子，北京直隶总督钟文奎之女，被卖扬州红月楼作歌伎。黄慎的情人，后成妾。

王一姐：昵称一姐，板桥的情人。因无法摆脱亲生父亲的势利及官场权势人物的追逐，含恨出家为尼。

饶五妹：昵称五妹，板桥的小妻。

乾 隆：当朝皇帝。

允 禧：慎亲王。乾隆的第二十一皇叔，板桥的书画密友。

卢雅玉：扬州府知府。

鄂尔泰:康熙举人,字毅庵,满镶蓝旗人,乾隆期辅佐总理大臣,后以病解职。允禧的挚友。

蒋南沙:宫廷画派的领袖人物。

凌 枢:礼部侍郎,乾隆南巡前站打点钦差。

包 括:翰林大学士,继汪日成后任山东巡抚。

钟文奎:梅子的父亲,直隶总督。因护卫扬州八怪得罪朝廷权势,被雍正帝罢官流放。乾隆期任江南总督。

岳文成:抚远大将军岳钟祺公子。

麻三贵:盐商,买官扬州府通判,继卢雅玉为扬州府代知府。

吴子坤:大盐商,继麻三贵任扬州府知府。

苗得福:金敏之外甥,蠡秀才,因势得中进士。

马曰琯:扬州玲珑山馆主人,扬州八怪的资助人。

马曰璐:扬州玲珑山馆主人,扬州八怪的资助人。

怡莲师太:扬州清竹庵主持,王一姐的师傅。

石涛和尚:著名大画僧,高翔的师傅。

胡四姨:扬州红月楼老鸨。

王富贵:绰号“王老抠”,王一姐之父,地方财主。

洪 达:扬州府卢雅玉属下师爷。

何清清:红月楼名妓。

自序

“诗从心出”也好，“文如其人”也罢，说的都是做文章的一份理。理悟的深浅，那是在各人的事了。茫茫大千世界，一个男一个女，一个阴一个阳，似乎尽在其中。扬州八怪自然脱不出这样的樊篱，他们的画、他们的字、他们的诗，就是他们的心，他们的情、他们的人。

心不到，情不到，文无润泽；寻不到他们的心，找不到他们的情，也就没法认识他们的诗书画、认识他们的人。为什么用“寻找”这样的字眼？说个洞天话你恐怕就理解我的苦心了。历史上的史书多是为帝王将相、名媛奇女作传，有几个肯把笔头子留在一介布衣的身上呢？所以我要去寻，我要去找，他们的情感世界如何丰富了他们的诗书画？在我的意识中，这是我要写好这部幽默历史小说唯一可以立足的“根”。

《扬州八怪》集正史、野说、传闻于一体。截取雍正末年、乾隆初年，郑板桥进京科考前后为切入点，以他们人生交会点上的情感纠葛、科场失意、官场受冤为主框架，叙说了扬州大画师郑板桥、金农、李鱣、李方膺、黄慎、高翔、汪士慎、罗聘八个人的人生际遇和情感经历。这八个人，恐怕能够说清楚全名的人不多，但一谈起“难得糊涂”、“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

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这些脍炙人口的词句，那又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了。知而不多，晓而不全，就有了一层神秘的纱，朦朦胧胧。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史，为什么这八个人能够独占一席之地？“八怪”们的字画是怎么被宫廷收藏的？身为宫廷御画师的李鱣是怎么被挤出紫禁城的？李方膺违抗“垦荒新政”入狱三年，乾隆为什么亲自为他解冤？郑板桥私放皇粮，乾隆为什么非但不杀他，反而御封他为“书画吏”？金农被荐博学鸿词科为何落选？黄慎、高翔、汪士慎、罗聘等都是才高艺精的风云人物，为什么终生不取仕途？这些都给人们留下窥私审美的需求，也给做小说的留下了一个难得的补白空间。

历史上的多少文人才子厮混于酒色间，真的是要索求那种“十年一觉扬州梦，留得青楼薄倖名”的情境？“屈指千秋，青袍红粉，多少飘零肮脏”，郑板桥的词清楚不过地，也是透彻不过地描尽了下层人之间惺惺惜惺惺的心绪。正是这种无路可走的绝境状态，生就了他们慷慨悲歌、直抒血性的旷世大作，形成了他们永世流芳的风韵个性。

文人相轻，这似乎是俗定的一种说法，但是我们从八怪的交往中，看到的是君子之交，神会至上。心之交为君子之交，这是中国文化传统所真正推崇的。李鱣堂堂南书房行走、宫廷御画大师，竟然在琉璃厂的地摊上认准了到京谋生的郑板桥等人字画不可估量的潜在价值，并因此与他的恩师、朝廷重臣蒋南沙结下终生不解之怨，以至被排挤出紫禁城；李方膺抗旨被囚，郑板桥、金农、李鱣临危与其联袂诗画，一泄胸中块垒，罗聘戏作《鬼趣图》惊怒乾隆，郑板桥舍命求驾；汪士慎双目失明，摸索出盲写绝笔，携狂草见金农众友，“相对终日，尘事俱忘”……为了还社稷一个清明，他们联袂直抒衷肠，极尽嘲弄、讥讽；为了给庶民讨得一个公道，他们联袂智斗权势，极尽慧黠、幽默；为了寻得一块自由生存空间，他们联袂机巧游刃，极尽豁达、风趣。他们在罹难、贫困中的相互理解、支持尽

在不言中的会心默契，达到了何等神妙的境地！

《扬州八怪》中的男和女，他们的命运融合了人世间一切爱恨情仇，也才有了您所看到的故事。

“画舫乘春破晓烟，满城丝管拂榆钱。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雨过隋堤原不湿，风吹红袖欲登仙。词人久已伤头白，酒暖香温倍悄然。”这是“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写的一首七律诗《扬州》，所描绘的是当日扬州一派歌舞流红的繁荣景象，抒发了诗人难言的伤感情怀在雅曲杯影中得以抚慰的特定情境。

扬州地处南北之中，东傍东海，南临扬子江，北有大运河、淮河，交通四通八达。她的盐业、渔业、纺织原料、手工业工艺品盛誉天下。这些无以抗争的商业优势，使她自然而然成了全国的重要商贸中心。清康乾盛世，政局相对稳定，经贸自由。扬州作为商贸大都会，其繁荣程度可想而知。经济的发展，自然大大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兴盛，这也是社会规律之使然。对诗书画的崇尚，竞相建造的园林馆阁，收藏古董附雅显贵，戏曲音乐的风靡盛行，工艺品的精工细作，是当时的时尚。这种逐文集雅的社会风气，给文化的发达昌盛提供了条件。“扬州八怪”就生在这样的年代、这样的地域。他们不光是扬州的产物，更是那个年代的产物。

所谓“八怪”并非是历史上对郑板桥他们的特定名词，而是在画坛风云中逐渐演绎出来的一种说法。在人格上，他们不趋炎附势、藐视权贵、清节廉明、怜惜贫弱；在艺术风格上，他们追求新颖、傲岸通灵、不同俗风、自成一格。他们对时风的叛逆和傲视，引起了所谓“正宗”的愤慨，遂以“旁门左道”而贬之，以“一群丑八怪”而讥之，恨不能置其死地而后快。“丑八怪”而“扬州的丑八怪”，继而“扬州八怪”，久而久之，这就成了特指性的专用名词了。“扬州八怪”日渐深入民心，彪炳千史。他们的大作被各地的百姓及海内外的有识

之士珍藏，视为稀世之宝；“八怪”的逸闻趣事被百姓广为传播称颂。这恐怕是当年的所谓“正宗名家”们所始料未及的。

郑板桥、高翔、李鱣是扬州府属人；汪士慎、罗聘是安徽歙县人，罗聘的祖上已迁居扬州；黄慎是福建宁化人；金农是浙江杭州人；李方膺是江苏南通人。他们大都出身于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养，成年后饱学才艺，但人生道路却又坎坷不平。郑板桥、李方膺、李鱣先后为官，但由于他们为官清正，难以苟合政道污秽，有的被逐出宫廷（李鱣），有的被诬陷入狱（李方膺），有的被诬告，被上司折腾得半死不活（郑板桥），终而被罢官的罢官，不得已辞官的辞官；金农学问渊博，被举荐清官博学鸿词科，但由于他不善钻营，以落选告终；黄慎、汪士慎、高翔、罗聘都不曾为官，他们是终生的职业画家，不求功名，但这并非他们的本意，而是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以书画技艺为谋生手段。这八个人物，虽经历了不同的生活道路，但共同的命运将他们聚集到了扬州。

作为一个艺术群体的出现，尤其是在有着高压文化政策的乾隆年间，有着它广泛的文化意向和精神内涵。八怪尽管罹难甚多，但他们坦然于世的个性是开朗明快的，他们用敏捷的思维，用手中的笔，笑尽人世间的丑恶与俗陋，歌尽人世间的善和美；他们没有被命运所折服，反而用他们的才情、智慧游刃于险恶的人生险滩；他们明白，眼泪救不了自己，他们是生活中的强者。幽默是他们的共性，也是他们赢得百姓喜爱的缘由之一。他们之间有着亲密可鉴的一致性，那就是对权贵的蔑视、对自由的追求、对百姓的同情、对艺术的挚着、对人生的热爱！有种说法：“中国人一个人是条龙，一群人是一条虫；日本人一个人是条虫，一群人是一条龙，”这是对中国人的侮辱，我们从扬州八怪身上，可以找到另一种迥然不同的答案。

扬州八怪“不媚权贵”的狂傲不羁的个性，他们与百姓鱼水相切的情感，决定了他们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中没有丝毫的生存空间，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脱离宦海沉浮，远离功名诱惑，幸，还是不

幸？答案是显然的。

扬州八怪作为中国画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富有特征的群体，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独特的位置。他们不苟世俗的怪异个性，他们斜眼浮生的嬉笑谑容，他们坎坷多蹇的命运经历，为后人留下了比他们的“画”更为丰厚的精神遗产。当我们在笑眼泪花中领略他们过人的智慧和幽默、疏朗和放逸不羁的性格，便会明白八怪“怪”在何处，或许也就明白世人为什么对他们情有独钟以及其它一些什么东西了……

我对历史小说的认识是：在还原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尽量赋予它趣味性和娱乐性的最大空间。

有人问过我这部小说的现实意义是什么？说实话，这让我很为难，什么“借古喻今”、“以古讽今”等等说法，那是评论家和读者对任何一部历史小说的诠释。作为创作人，我只是凭藉情感的开掘去孕育自己作品中的人物，我只是把他们当作“人”来写，没想那么多的意义什么的。

故事中的事件设置、人物间的情感纠葛、性格中的幽默色彩等等一切手段围绕的一个中心点，就是为写“人”服务。我期望拥有的是文化品位与轻松幽默的永久功能。读者不喜欢，那就是没有生命力了。这是很可悲的局面，我不愿看到这种局面，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小说所取的素材皆真实可靠，但考虑到小说的叙事特点，情节的设置作了大幅度的演绎、构筑；一些历史上的人物真实姓名隐去了，根据情节发展、人物性格的需要，作了相应的归类取名。

感谢读者，用您宝贵的时光听我说了一个朴实无华的故事。

感谢责任编辑岑杰先生以及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其他先生、友

人们，他们用难得的求新观念为我的拙作奉献于世而慷慨地默默
辛劳，这是我创作生涯中永远铭刻难忘的。

雪 村

1998、10、21 写于合肥西园草堂

楔子

一个男人强劲的手臂从她的后腰一把搂实了她，从未体验过的一种奇异的感觉掠身而过，她死命地挣脱了那男子逃逸而走。那男人还有那手臂，影子一样紧随在她的身后。

她喘着大气爬上一个山顶，迎面是一块形似乌龟壳样的大青石，爬上那块青石，脚下天上一片空白。一阵清烟从脚下悠悠腾起，她随之飘忽离地，无根无底。平生她从来没有害怕过什么，现在害怕了，“我要死了，”她这么想，拼了命地四周抓捞着什么。这时，她感到从未有过的阴冷。肩膀被人抓实了，扭过头一看，两个描画着白脸，有着一对獠牙，长着八字眉，头顶上冒出两只小牛角，披头散发的鬼差扭着她穿过奈何桥，进了阎王殿，一把将她按倒跪在阎王的案前。

阎王拍了一下惊堂木说道：“下方女子何方人氏？”

她觉得好生有趣，定了定神，恍惚之下竟咯咯咯笑将起来。

阎王问道：“为何笑而不止？”

“你们要我演戏，我又不会演，强着我来，当然好笑啦。”

阎王脸色垂了下来，说：“这女子好生不懂礼数，来呀，给她上枷带镣！”

不由分说两个鬼差一把将她按倒在地，锁了脚镣，带上枷板。嫩生生的一个弱女子，哪受过这般粗暴，连惊带吓，心儿怦怦跳，心下掂量着这儿连个戏场子都没有，怎么会是演戏呢？想着想着不由

得鼻尖上沁出了汗珠珠，说话也不利索了。

“就，就算不是演戏，你们要把我怎么样？”她心下发怵但嘴巴不软地说道。

阎王睁着那双豹子眼说：“你害过多少男子？还不快快从实招来！”

她一听此话，禁不住又咯咯咯笑道：“除了我表哥郑板桥，民女连一个男子也不熟识，何曾去害得人家？”

“好一个刁女子，看来不动刑具，你是不会招的了！”阎王恶狠狠地说。“来呀，动刑！”

阎王那边刚说完，这边两个鬼差喜孜孜地围上前来，撕衣解带。她急得撞倒两个鬼差，冲上前跪倒在阎王面前，大声叫道：“你是个假的，假的阎王！”

“哦？此话怎讲？”阎王惊道。

“我在戏台上见到的阎王，明察秋毫，断案如神。可你呢，世上那么多的恶人你抓不到，却拿我一个不起眼的良家弱女来戏弄，你也配得天神地煞，主宰阴阳生杀？”她站了起来，置生死不顾而斗胆陈言。

阎王听后无言无语，打开案桌上的一本生死阴阳簿翻看了一番，突然间大笑了起来，眉心中射出一道寒光来。那道寒光直朝两个鬼差而去，鬼差顿时矮下去半截，筛糠似地匍伏在地。

“阎王爷饶命，小的该死，小的有罪。”两个鬼差捣蒜似地磕头求饶。

阎王浅笑了一下说：“你们私下受了谁的香火，竟敢私作阴法，戮害生灵，罪不容赦。来呀，殿法处置！”

说话间，两个鬼差被绑了起来，阎王施得法术，那两个鬼差瞬间便成了家鹅般大小的丑物，听得阎王令，手持锯齿状兵器的恶魔将那两个徇私枉法的鬼差提拎着隐去了。

“下方女子，我已替你除了冤孽，你尽可出得奈何桥还生去

了。”阎王和声悦气地嘱咐道。

她作揖谢过，刚要离去，却又返回身来。

“你为何不走？”阎王说道，“此地阴气甚重，久呆必伤元阳，快快走吧。”

“小女自幼母亡，家父贪护家财，活生生将小女与表哥剥离开来，小女情系表哥，无奈家父若同恶煞。如何脱得此数，求阎王爷指点迷津。”

“此乃命定有此劫数，本王这就没得奈何了。”

“阎王爷的法术那么大，为何不能施得？”

阎王听此哈哈大笑将起来，言道：“好个口齿伶俐的女子，问得好，问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必定要报。”

她不明此理，刚要张口再问，只听得阎王又说了一句：“命数之外的冤情孽债，我自会过问。好了，不要多说了，去吧。”

说着他把手一挥，她便飞将起来，“咚”地一声，她的脑门撞在了门楣上！

“啊哟！”王一姐惊叫了一声，睁开了双眼，一看自己已从宽宽的床板上滚落在地上了。她睡觉从来没有一个正相，不是踢落了被子，就是横在床上。

好端端做了这么一个吓人的梦。她搜肠刮肚地想，想起三天前的一件事，她咧开嘴笑了。那天在表哥的书房里，表哥站在她的身后教她学书画，粗重的鼻息撩得她脖项痒痒的，痒得她心里慌慌的，突然，一个火一般的唇记印在她的后脖上，那份异样的感觉让她失态地快速转过身，一个踉跄差点没摔倒，被表哥刚劲的手拦腰搂住了。他那双摄人魂魄的大眼睛出神地盯视着她，让她的心腾地一下就跳到了嗓子眼，若不是嫂子为件事意外地闯进门来……

想到这里，王一姐的心再一次狂跳起来，没法再入睡。日有所为，夜有所梦，刚才的梦莫不是应了那天的丑事？她怔怔地望着昏

浊的蜡烛灯，蜡烛火扑扑地跳动着，一缕青烟从纸笼里朝上房袅袅爬了上去，在黑黝黝的房顶上散得没了踪影。再仔细瞅，房顶上有一个圆圆的亮块，蜡烛火的烟柱却在亮块里跳动着。奇怪的是，亮块的周围没有香烟的氤氲。她琢磨着，越琢磨越觉得房顶的梁木、瓦砾间有一大群鬼魅在窥视着她，一股疹人的凉气从她的脊梁骨直冲后脑勺蜂拥而入，她憋着气痛苦地叫了一声，拉起被子蒙在头上，再也不敢出气了。墙外林子里猫头鹰的叫声就像婴儿凄厉的呻吟声，钻进了王一姐抖瑟的被子里。

第二天一大早，一个穿着破烂袈裟的游僧自得其乐地唱着“阿弥陀佛”从门前过，正在院中扫地的王一姐慌慌地跑了出去。“哎大师傅，你等等！”

“施主有何见教？”游僧打了个合掌，抬起那双睡眠惺忪的豹子眼问道。“若私送贿金，官僧就无能为力了，哈哈。施主为何不言语？”

这游僧的头顶上有一块隆起的头盖骨，加上他瘦如刀削的面庞上一双光若寒剑的豹子眼，愈发显得怪诞异常，王一姐一见他就想起了夜间的梦，梦里的阎王爷就这模样，你说她惊不惊怕不怕？顿时魂儿就出了窍。听得游僧大声问，王一姐这才回过神，连忙说道：“啊，我，我是问大师推得八卦算得相术不？”

“阿弥陀佛，出家人普渡众生。”游僧虔诚地说道，“施主有何危难处，尽可说来。本官僧自有解处。”

王一姐问道：“要报我的生辰八字么？”

游僧淡淡笑了一下说：“不用了，不用了。有何私念不能从愿，说来便是了。”

王一姐把昨夜的梦说了一遍，大和尚盯着她嬉戏般地看了个仔细，把王一姐闹了个满面羞红，却又火不得恼不得。游僧在地上画了八卦图，那八卦里奇怪地现着一个酷似王一姐的脸型，王一姐看得，惊得张大嘴合不上了。只见大和尚从袈裟兜里掏出几粒珠子